陶樓文鈔

陶樓文鈔卷第六

貴筑黃彭年

記恆嶽廟祀

北嶽之山在渾源而祠北嶽於曲陽顧炎武所謂肆覲諸侯考正風俗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漢祠上曲陽在今曲陽縣治西唐祠曲陽即今曲陽縣治治既移則祠亦移相去數十里未足為更革也謂漢末喪亂山道不通望祭於此水經注之臆說也謂石晉之後稍遷近裏夢溪筆談之淺言也

宋始有恆山沒於遼從曲陽望祀之說不知望祀曲陽不自宋始也嶽祀之不據都以改也詩正義之說也金世宗大定間太常卿范拱援以止改祀者也明馬文升請改祀渾源駁正者倪岳也胡來貢請改祀渾源駁正者沈鯉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自唐以下得於碑爲之辨者顧炎武也引申其說者閻若璩也是皆持曲陽之說者也後魏泰常三年建嶽瀆祠於灅陰即今渾源巡幸偶舉未爲典要也用科臣粘本盛奏改嶽祭於渾源州

我 朝順治十七年也曰大茂之爲恆山猶霍山之爲

衡山曰霍衡一山也大茂者恆之支麓也然則渾源之祀猶衡山乎曰彼以非衡山為衡山此至恆山祠恆山彼之改祀者妄此之改祀者誠也制非古也意則不悖古也何譏焉譏太原之祀恆嶽廟焉爾

記謝大黃把總事

謝大南甯人道光三十年粵西盜賊蠭起稱渠魁者數百人而潘其泰為最雄橫行南太間其泰者本名七太粵言謂其帥也謝大軀偉有力能扛五百觔大礮而趨家貧失業從潘其泰為盜咸豐元年其泰率其黨降於

布政使勞崇光時予伯父斗南先生權南甯府事白巡撫用其泰爲把總統其衆謝大遂依其泰居南甯城盧六者亦其泰黨舊爲其泰偽先鋒尤悍黠三年三月率三千人冠南甯伯父語其泰使招盧六不降且誅其泰其泰率衆出城與盧六臨陣而語盧六乘間擊其泰墜馬方舉矛欲刺謝大大呼躍出盧六駭而奔追及之盧六反矛刺謝大洞腹腸潰而出乃手提腸納所穿孔中解裩裹創復追二里許又及之砍馬足盧六隕遂斬其首而謝大亦遂殭仆死死猶提盧六首不釋是時予伯

父及總兵率兵登城觀盧六所統三千人咸瞪目木立無敢當謝大鋒者謝大死而三千人亦散伯父上其事請郵於　朝會巡撫諱南太盜爲械鬬伯父緣是去任遂止黃把總者亦南甯人忘其名從廣西提督今欽差大臣向榮剿九江三戰歿於横州陶旺墟黃君歿後半載而予伯父敗賊謝長腰於陶旺墟盡殲其衆先是長腰之將至也鄉人見夢黃君至言將助官軍戰苦士馬飢及明走相告異之遂煮米汁及豆傾山坡前會長腰與官軍戰敗衆經山前足濡滑咸仆自相踐踏官軍至

大勝

舊史氏曰國家用兵久矣將帥率尾賊後或未見賊而遁議者輒謂無將材豈知材固不乏惜哉其淹鬱也謝大之勇悍尚矣如黃君者歿猶不忘戰豈畏避苟生者可同日語哉

記唐敬亭

吾黔自咸豐四年遵義楊溷作亂逾年始平而苗變起教匪繼之蔓延徧數十州縣失城喪師者屢矣而田興恕率楚師自銅仁轉戰數百里達貴陽興恕始顯名於

時未幾而以驕敗興恕敗而唐敬亭之名乃大著敬亭者湖南澧州人舊事辰沅道王葆生與恕故葆生部卒也敬亭識之與恕以副將入黔延敬亭與俱事無大小取決於敬亭敬亭畫策多奇中才思敏贍為與恕治官私文字皆可傳誦與恕既擢專閫被朝命為欽差大臣權巡撫事乃引用胥人恣意聲色敬亭屢規之不聽則封興恕向所與金及所為捐監生執照留書責之而去曰吾不忍見若死也時興恕已薦敬亭知府不顧追及鴨池河餽贐五千金亦不受楚黔之間聞者莫不高其

義

記新城樂亭兩壽母

京畿之南有隱君子焉曰新城王先生重三篤善好學不仕以養其親京畿之東有隱君子焉曰樂亭史先生香嚴篤善好學不仕以養其親彭年以修畿輔通志之役來居蓮池得見王先生年六十餘矣方主蓮池書院奉母杜太夫人以居母年九十餘時當事以禮延史先生年六十餘矣方奉母王太夫人家居母年九十餘史先生守遠遊之戒不至而以書與彭年討論志事彭年

雖不得見吏先生而不啻其克見焉同治十年春吏先
生元孫生牒禮部請以五世同堂旌異十一年王先生
元孫生合肥相國上其事於　朝敕禮部以五世同堂
旌異於是畿輔嘖嘖稱兩家門閥兩母之高年以爲熙
朝盛事王先生稱杜太夫人之行曰勤曰儉自其初嫁
貧時及子貴富登上壽而女紅不輟嘗教王先生曰人
生不可無事吾樂此不疲且使子孫世世知艱難也吏
先生稱王太夫人之行曰孝曰節自其夫亡守貞奉親
教子奉敕旌異而守禮施仁恬澹深識嘗教吏先生曰

人生窮達有命不可强爲又曰人子盡孝自有所在何用浮文是時兩先生設教京東南門徒各數百人德行文學卓越當世龍潛豹隱翕然爲一時儒宗而兩母期頤之壽嗣續之長鬱鬱緜緜如松柏之茂庇本根而蕃枝葉尤爲人所稱頌

黃彭年曰予與修志覼各郡邑采上事如撫甯周氏壽踰九十而五世同堂蓋不乏人其中興之祥氣炳先見近畿矣然獨史王兩母之賢名聞海內則子之賢且孝有聞譽於當時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其兩先生之謂也乎

記高陽兩孝子

李清泰高陽人世居縣之廻恩關父鏞增生教書京師東北諸邑患瘋疾出走不知所之清泰時年十二兩弟幼家貧爲鄰傭以養母弟稍長教之生計嘗磨麥至夜分不休家稍裕遂留兩弟奉母獨出尋父母驚泣止之曰汝父布衣誰知名者且以病狂走安知存亡吾老矣不欲汝遠遊也清泰泣曰父在兒從之歸儻不測不能歸葬何以子爲言已伏不能起母乃許之身負榜文往

父授徒時常所往來之區徧求不可得遂出山海關還欲自畿甸越大河南下是時孝子名聞燕趙間肅甯城南三十里某寺老僧寄書言往年有客死形狀類是清泰往僧言客所書格言數十事故在寺壁也清泰幼失學苦不能辨歸家取父書與同族生員李鈞往將行母曰父腦後骨大啟棺驗始可信比至較之皆合嚙指血滴骨上透入乃痛哭易棺歸葬時乾隆四十年也邑中紳士聞者欲舉孝行清泰力辭人益重之事母數十年未嘗拂其意母病痰喘輒爲按摩肩背晨夕不倦及母

老侍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緣是不得治生產家復落不顧也又體母心迎養舅及從母終其身嘉慶十年四月無疾終二十一年邑人上其事大吏以聞得　旨旌表入祠

楊玉相亦高陽人世居邑之李果莊年甫六歲父死兄出亡乞食供母母不食玉相泣曰家貧兒當竭力毋無憂也稍長販火石得少利以間歸備菽水之奉玉相有從祖父老無子見玉相勤且喜其孝以爲已嗣爲之娶婦使迓其母就養母李寡居三十餘年年六十有一以

完節終將葬玉相泣曰母氏撫我艱苦備至我不得終子職也於是舍妻屏子結廬墓側朝暮上食事死如生不飲酒不茹葷口不見齒髮鬖鬖然覆其面行路哀之同治九年秋河溢十年夏霪雨爲災水及廬側終不去水亦竟不入其廬人謂誠感所至邑之紳士齊玉麟韓光緒李金城以聞縣令趙秉恆遣人造其廬諭以禮俾使歸家復業玉相年四十秉恆既表其閭復爲母李詳請　旌表以慰其孝思云

記靜海新城兩孝子

子友方君存之言靜海縣人毛士者不見容於後母爲
父所逐終身不娶教授靈壽大名間著書甚多而春秋
說爲最精大旨宗公穀閒采左氏及百家之言其自爲
說則趙大初子以歸美於父書成絕粒而死古之傷心
人也王君重三言新城任孝子者父爲鄰馬氏所殺孝
子方繈緥稍長微聞人言詢諸母母泣告之孝子亦泣
遂自名曰騎馬以自誓先是馬氏殺孝子父以四月八
日廟會孝子毋死乃造利刃二置懷袖閒會期伺馬於
廟自朝至日中不至廟去所居二里許歸蹤跡之遇諸

塗一刺不中再刺之中腹連刺二十有四如其父被創之數遂自首實論罪如律遇赦得原古之烈丈夫也毛乾隆朝人任道光朝人一時聞兩孝子皆奇行因並記之

記柏鄉五烈女

柏鄉呂鵬遠者尙書呂兆熊之裔也子等早卒婦黃氏早寡不嫁撫幼女勤織紝事翁姑以孝聞咸豐三年粵匪之亂城陷鵬遠罵賊被害黃氏奔救負尸歸且行且罵賊怒逐而獲之剖其腹死楊宏聲者亦柏鄉望族也

城陷之時其族三女攜手投井死獲尸面色如生同時又有生員楊夢麟之女謙姐年十五慮被辱整衣投井死

記高陽王烈女

高陽王志和之女經姐生員允升之姪也端重寡言年十八未字同治七年捻賊之亂家人逃散中途遇賊强刼之大罵不屈賊怒連刃之未死允升至奪賊刀斃二賊賊來益衆允升戰死母邊繼至以身覆女女大呼曰兒聞烈女可殺不可辱今日死志已決母速走尋妹勿

戀兒也賊益怒殺其母女駡益厲遂割女舌焚之尸焦
灼僵立不仆賊大驚異始舍去同里有自賊逸出者言
於志和尋骨葬之賊平邑人以貞烈上聞九年得　旨
旌表並其母與叔同時入祠

記灤州顧氏女

顧闕姐者灤州顧家莊農女也年十四字同邑李氏父
母厭其貧改字諸周婚有日矣女遁而之李遂合巹焉
知州游智開聞其事召而訊之女曰吾既許李矣夫死
猶不可嫁況夫存乎問何以不告女曰告則不得行吾

志是以逃也智開曰婦人從一義也俟父母命禮也閼姐不告權也行權以守義鄉愚弱息動而合於聖人之道焉非生質之善而能若是乎賜錢二萬以旌之

記何氏三世刲股事

道光初年先名宦公病先母左淑人嘗刲臂和藥以進厥後亡室劉安人爲予病亦爲之淑人病安人又爲之事載家乘賢母錄同年何君小宋見之有蹙其容喟然而歎曰是豈所謂奇行哉吾視之則庸行矣因述尊上雲陔先生病母孫太夫人刲股事亦在道光初厥後其

妻吳夫人爲姑孫太夫人病爲之其女弟嫁於章者爲夫病爲之其子輝章爲母吳夫人病爲之其女嫁於吳者未嫁時爲母吳夫人病凡四爲之彭年嘗考古之論者鄭人之對曰毀傷絕滅瀆政妨義不可以爲訓韓愈之文曰毋疾止於烹粉藥石以爲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苟不傷於義聖賢當先衆而爲之是以刲股爲不合於道也姚淶著論非之曰出於至誠發於忠孝肝腦可塗腰領可斷何況於一股且視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無可奈何而自殘以求其親之生是

必篤於義烈而非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侯朝宗申之曰忘身事君竭力事親而必謂之詭與激則世之誦詩讀書之人所謂誠然而安然者果何爲也汪琬又申之曰相靡以虛名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日媮而急難危亡之時所以無臣子也顧以毀傷滅絕議孝子論者之過也姚鼐又申之曰至情不可抑過豈尋常義理辭說所能勝哉故曰求仁得仁由鄂人韓氏之說是不敢毀傷之義也常也由兩姚氏侯氏汪氏之說是不敢有其身之義也變也不守其常是戕賊也戕賊其生非孝也

不盡其變是坐視也坐視其親之死非孝也夫不忍死其親之心人皆有之特賦性有緩有急故其見於行也有庸有奇行其心之所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固不必其盡同也婦人之於夫也亦然昔夫朱子之言曰割股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斯言爲得其中矣國家定例割股或致傷生恐民仿效不準旌表而仍許奏聞是以百餘年來子爲親婦爲夫與姑往往有邀　恩於常格之外者　聖人之教人也示以經常之要道而曲諒其遇變之苦心猶之烈婦捐生不在旌揚之例而無

不邀破格之褒仁之至義之盡也或者因朱子不求人知之言輒謂奇行爲要譽夫孝誠非爲名也然使爲名而孝不猶愈於不孝者乎經曰非孝者無親是固不足與辨偶閱邸鈔見何君爲孝女汪韓氏請旌疏記憶前事輒論述之質何君且附家乘後焉

書周誠事

奉天王治成曰周誠者江甯鹽法道死事陳公克讓奴也金陵之難公死之公弟死之公妻與妾與子與女皆從死始賊之順江東下也總督敗匿巡撫逃民驚潰公

從人稍稍散去誠慨然曰平日所爲委身而事者今患
難欲相棄耶城陷公授誠印使達於朝公死賊突至誠
倉遽埋印遂見執三日逸跡公尸出印梳公首埋之又
徧求公家人尸獨公妾及女死水中不可得封瘞畢賊
邏者至又見執月餘又逸乞食走奉天徧告公族里具
牒府尹聞於　朝得建專祠將復之金陵出公尸族里
沮之錢塘許尚書高其義爲納貲得千總誠年未壯王
見諸鄉向人述公死事狀猶涕泣哽咽云

書郭氏妾事

山西知府郭樟病語其妾曰女少無子且貧及我之未死其行乎妾從召妾父至使挈之去父曰未也樟病益篤促父語妾妾曰父然主言乎時歲暮乃佯應曰諾度歲朝去耳咸豐七年正月元日易衣服拜樟徧拜其家人入室飲藥死逾月樟卒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其是之謂乎

浙江分巡甯紹台道史公神道碑銘 代

予自道光中通籍翰林以年家子謁溧陽史君士良於京師同治初元撫吳奉 詔節制浙東兵事君方權甯

紹台道謁予滬上逮予自吳入鄂秉節畿甸君以老歸優游林下者數年十一年春聞君之喪越六年子恩綬以狀來乞爲碑文置諸墓隧予素知君不可以無述序

曰

君諱致諤字士戛先世崇京兆杜陵人漢世祖時以功封溧陽侯因家焉四十四傳際明嘉靖中太僕寺少卿又六傳爲君高祖諱貽儉湖北安陸府同知文靖公從弟也曾祖勝妣符本生曾祖范妣潘管祖汝樠妣蕭本生祖攸楫妣符繆考錫祺妣楊皆以君貴　贈貤至通

奉大夫妣皆夫人君生有至性八歲侍父疾抑搔承奉
有若成人年十四五以幹局聞里中寄籍宛平補縣學
生員道光十四年舉京兆試十八年登王振綱榜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父憂服闋散館授編修學院倚
以辦院事兼國史方略諸館職凡鉅製盛典進奉文字
一以委之二十八年授江西廣信府知府決留獄捕土
豪除賦額蠲詭修考棚增號舍築隄護田設閘蓄瀉鄰
郡有灾集貲濟賑以安流亡爲政期年百廢具舉咸豐
元年二月調權南昌冬還廣信二年復調權南昌是時

粵西賊起竄圍長沙江西援壤會垣震動君治團練稽保甲製軍械除德勝門外積沙築礮臺修城垣改造章江門濬城濠及豫章溝設懸門布渠荅厥後粵匪圍南昌近百日江忠烈公督師赴援轉危爲安人始知君守備先具之力十月復還廣信練信新軍會浙師屏蔽撫饒自貴溪擊守具濟南昌復調守南昌籌浙鹽餘息以充餉增月城礮臺汰章武軍入信新以備緩急時粵匪自九江上犯興國陷武甯君卒信新軍偕浙江遊擊常海敗賊於柴鹿嶺連敗之砦田復武甯楚軍失利於九

江援師集南昌之餉主客交鬨君爲之解紛弭釁籌軍
火餉需逆酋石達開自楚入陷瑞臨袁吉撫建諸郡環
省皆賊君處以整暇賊不得逞六年夏丁母憂將軍福
興奏　詔援贛駐軍廣信奏乞君自隨八年春君以乞
餉抵常山值石達開竄圍廣豐牒請以同知李元度一
軍會浙師解廣豐圍又上書當事言廣信浙之外蔽衢
州廣信之後勁宜緩急相濟厥後全浙淪陷湘陰左公
奉　命視師借衢爲規復計人始知君得兵機地利之
要君既至浙將軍解兵柄遂歸營葬旋奉江西檄調服

除擢道員十年春入覲　部仍發浙江上書當事謂金嚴衢諸郡悉爲賊竄杭州危急請以圍甯國之軍下擊嚴州以徽州諸軍應之閩中簡勁旅會衢防之師搗蘭谿以廣信防軍應之賊勢中斷杭圍必解時當事各分畛域策不果行杭州陷同治元年左公撫浙奏君權甯紹台道謁予上海予稔知君才假以便宜君請募洋將華爾同行華爾者美國武弁願隸中國予用之立常勝軍者也時廣艇與法國兵搆釁引賊陷慈谿甯波鎮海餘姚皆警君至甯波倚軍實籌釐捐率居民固守郡城

推誠結洋將嚴約束檄華爾率常勝軍攻慈谿華爾中
銃而所部鼓勇登城遂克慈谿奉化復陷君遊得都司
楊應龍使募忠勇軍會郡人李鍔義勇連敗賊於橫溪
石橋克奉化合兵搗上虞復之嵊新昌相隨而下乃謀
規紹興賊合七酋之衆與我軍夾曹江而軍我師渡江
敗賊於東關又敗之夏家埠直抵紹興城下會洋將勒
伯勒東死諸軍稍卻蕭山諸暨之賊來援我軍再戰盡
殲之再薄紹城時左公大軍克金華諸暨賊方帝桂降
遂復紹興進克蕭山與大軍會於錢江浙東平君於是

親歷所部飭吏治撫瘡痍雇輪艇以擊海盜設安瀾局以護海商稽旬月報以清釐稅左公大軍饋餉每取給焉積功 賞按察使銜 賜孔雀翎經營數年海邦綏定而君精力亦減耗矣自陳衰老左公每慰留五年冬 詔以原官致仕先是君本生祖謝香先生以就姻故遷居常州君歸常州以十一年三月卒春秋七十有一權厝於陽湖定西鄉龍游河徐家村先塋之次君起自寒素知民間疾苦又博覽史宬以明史近而有徵昭代科律尤究心焉故在官多援故事條便宜在廣信時部

牒開廣豐宜春諸礦君議以爲乾隆九年廣豐開采得銀三萬礦徒滋事捕剿之費乃二十餘萬得不償失礦事遂罷在甯紹時臨海匪徒金得利竄南田君乞兵於巡撫討平之或謂南田故海島禁山饒沃宜屯田君議以爲兵燹之後腹地荒蕪遽於海外設防闢土所費不貲且恐未能安靖條上五難六弊開墾之議遂罷左公議禁革官府規費君議以爲地丁徵收章程不一不宜鑿銀價爲一定辦公經費與餽壽名分公私其取諸州縣則一他日二者兼取爲累更深二十年後必弊之政

若燭照焉予奏減江南漕賦君議以爲減正額尤宜革
浮收各縣情形歷年辦法大者宜奏否餘並著爲省例
以盡通變之法其慮事謹密皆此類也議性絕人所與
遊一面即記其爵里名字久而不忘而宅心厚慎嘗與
友人書言五十年不作欺人語不爲負心事故身沒之
日朋族遠近莫不嗟歎弟彼夫人蔣　贈恭人晉淑人
蔣　封恭人晉淑人子恩綬福建廈門同知恩緒舉人
內閣中書孫定𤧚奎聯女一孫女二銘曰
肇姓自周錫封自溧亦越有明揚聲太僕煌煌文靖與

彼騶門偉哉安陸實維諸昆諸昆有孫君子有穀克昌厥閭覲書天祿儒術吏治事異理同能禦非常才乃不窮粵匪之猖東南禍烈有執干戈亦資籌策自贛及越懋績丕彰變而能通精以致詳既奏膚功歸娛泉石五福考終令聞無斁龍游之側鬱鬱豐岡予文其傳以鴻厥慶

誥故二品頂戴湖北按察使唐公墓誌銘

咸豐四年正月癸亥湖北按察使唐公戰死武昌金口江中黔人聞公死相率出迎恩門集昭忠祠舉招魂禮

踰月子炯自武昌歸遵公治命放漢李燮追葬故事具衣冠帛書姓字如主式既斂葬有日聞楚人獲公骸骨者乃匍匐奔跣復之武昌五年二月戊申喪歸衣冠之柩不敢毀乃祔葬以彭年於公爲故人子公生平喜彭年所爲古文來請銘謹敘而銘之公諱樹義字子方先世諱一元者避張獻忠難自重慶徙遵義遂家焉曾祖榷格增生祖鎮庠生考源準廣東陽山縣知縣公狀貌魁偉氣蓋當世而節操甚嚴年二十四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授知縣始至湖北權監利縣監利江隄決乘單

棡涉洪濤察災民戸口擒治剽掠又以江隄緜亙五六百里旣一切殘破非大修治不可而尺八口江流湍急歲屢圮改築宜退徙二千七百丈費金計二十七萬有奇請於大府得帑十二萬金復募民出貲財度形勢董徙役凡五閱月而工畢已而江水大至隄不没者三尺公趨隄上西南風急巨浪歕薄吏民驚走公獨立水中不去捧土負薪身當其衝天忽反風水南趨立減二尺餘見者驚爲神驩聲雷動總督盧坤至監利公與論修隄事不合投袂出廬公懋乃閱所治隄還驛館復召公

公至則降階迎謂賢父母何得民若是蓋閭隄時巴陵華容民赴愬者皆願質成於公稱爲唐青天云盧公紱是深相契密疏薦於朝尋調江夏縣遷漢陽同知 宣宗特旨召見諭樞臣曰丞倅中幾見有此人公受 先帝知始此遷甘肅鞏昌府知府權平慶涇道固原兵諫總督檄往提督迎郊外倉皇問計公笑曰官誤耳若屬好兒子豈有他乎參將某得軍心公特引與語慰勞甚至某出使人隨而覘之某大言曰我固謂唐公來必活若屬今果活若屬矣事遂寢遷蘭州道總督富呢揚阿

攻西甯野番檄公轉餉事蕆　賞花翎已而野番復深入殺鎮將總督被議公遷陝西按察使入覲人皆爲公危及見　上問番事公直陳不諱　上亦不之罪也遷湖北布政使權湖北巡撫是年戊申大水自荊州迄黃州千有餘里州縣三十有一　儒九公巡行既徧反言於總督某撫賑修築當八十萬金某難之公慨然曰堯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即有嚴譴請獨當之爭四五日疏始發是時武昌城中水深者數丈居民多露宿城上某公坐堂皇燕樂如平日出則騶從前呼而公乘竹輿

日夜省居民揮淚撫慰及請帑疏入未奉詔即啟鑰出帑已而詔可楚人以是益德公某緣是益與公不合道光二十九年冬公遂引疾歸咸豐三年正月粵賊東竄武昌殘破之後流亡未復瘡痍未平　今上知楚人之慕公也詔起公赴湖北是時金陵賊糧匱仰給江右江右賊勢蹙待援金陵長江上下往來莫肯攖其鋒公甫至即請進兵湖口毋徒防田鎮又請之襄陽募餉練兵爲進攻計皆不果行未幾河北之賊自雞山入楚公率健卒二百四十人追擊敗之宋埠又敗之蘄公頸辛家

沖又敗之馬鞍山斃賊渠偽三王礮傷偽二王中肩擒斬千人楚境平整旅還 詔公權按察使猶持湖口之議不可賊上竄公將兵自陸路援田鎮至廣濟而田鎮潰敗江公忠源單騎至公與俱進次黃陂德安告急公往援賊奔漢陽遣千總劉富城追襲之灄口聲言大軍十萬且至賊奔巴河劉富城追擊之陽邏會有詔以江公巡撫安徽公以二品頂戴除湖北按察使乃分兵與江公公率餘眾屯黃州凡十日大小十一戰皆捷賊盡銳來攻城中食竭火藥亦盡乃用計燒南門還 詔奪

職仍專命督師請兵巡撫崇綸不與及總督吳文鎔奉
嚴旨自將陸軍更命公將水軍巡撫僅與小礮船五
十屢牒乞兵餉及火攻具皆不應公計無所出有彭汝
琮者江夏生員也輸錢萬三千貫佐公治艦步備火器
公乃抗疏言撫臣掣肘又言以身許國誓不生還遂行
四年正月乙卯總督兵潰於堵城公泊羅家溝方馳救
而賊大至軍不能支退泊鮎魚套戊午賊舟至漢河公
流涕誓師士卒咸跪言巡撫潛使持令來改隸楊昌泗
不屬公矣楊公又不即至己未軍潰公至金口收合餘

衆遣林天直將屯沌口癸亥東北風大作賊舟連檣上公持令督親兵數十人迎戰久之知事不可爲草遺疏向北稽首言臣力竭死此矣遂投江殉節事聞　上震悼賜卹按察使如例公受兩朝知遇服官二十餘年忠君愛民出於天性　宣宗嘗問理財公言在用人問西番用兵公言毋勞師深入糜餉招寇粵賊犯中州公疏言神京根本乞示鎭靜殉節遺疏猶勸　上乾綱獨斷委任專一其懇誠類此而負氣豪邁勇於任事即所處危疑坎窞不少損其氣先是公銜　命至楚若主客然

及除按察使屈於職分東縛牽制忌公者始得快其意公始終不撓卒全大節嗚呼死有餘恨公豈虛語哉公之死也炯求其尸不得四年五月彭汝琮書來言武人蕭逢春者得公尸創十數缺右目聞者疑焉炯至楚訪之居人言公尸漂流沙岸賊骿矛刺之去居人感公惠乃槀葬炯旣得尸卜諸神曰是炯嚙指血取驗血入骨炯乃抱尸哭尸口鼻血噴溢出嗚呼其忠憤之所鬱積歟春秋六十有四咸豐五年□月□□日葬於貴陽府貴筑縣西北之成山衣冠柩並祔葬禮之變情之至也

夫人王氏先公卒後夫人劉氏子焯監生煒四川布政使司庫大使炳監生皆先公卒炯舉人煦女四孫我垣我墉我坊我圻孫女四銘曰

介石之孫陽山之子勳在旗常名書柱史濬災鄂鄂惠政涖泮嘘鋒宋埠筴漢啜黃功緒卓殊大僚噎媢不能正辭是生媒孽人無千年公死而壽草疏書詞從容以就胥濤奮怒海內同傷豈惟楚人懷公不忘衣冠旣斂骸骨來歸禮緣義起祔葬奚疑成山兩棺惟公之域鑽石埋詞止後世惑

贈通奉大夫直隸候補直隸州知州喬公墓誌銘

公諱邦哲初名溥後易今名乃字溥泉山西徐溝人曾

大父某國子監生考某縣丞大父某縣學生員父某湖

北按察使公按察第五子也按察既歿公與同母兄邦

憲方幼依朱太夫人居京師家貧就史館佣書敘功得

府經歷分直隸權清苑縣丞冀州州判除滄州吏目道

光二十三年海事起積功擢大城縣知縣移衛河遷通

州知州左遷引　見復原官權滄州知州海防同知除

延慶州時有衛河巡檢訐令事語連公解職聽勘事白

再復原官再權海防同知咸豐三年粵賊北竄以防禦
功進直隸州知州　賜藍翎七年奉檄天津佐治海事
夷船退而公病上官謂夷船明年且復來留公天津養
痾待之八年正月夷船未至而公卒公自爲尉官刺史
與海事相終始總督琦善之備夷天津也遣公出海偵
夷得實歸報又遣之夷船傳語再往察總督專意款撫
遂謝不能乃改遣武人白含章後總督被譴白至遠問
人始服公先見嘗以意制水雷炸礮會粵東亦進水雷
火器　詔試之天津海上所制遠勝粵器總督大喜令

制數百具置大沽協營然始終言款迄未一用公之卒也以留治海事卒未久而夷船果復至當事者不能當
上意更遣重臣治之上海如公尚在官不過丞牧所設施未可知然以公往日事觀之其毅然有所不爲者無疑也公爲人性伉爽意所不可雖上官乃叱折之無所畏然惡衣粗食習勞苦受託急難不避艱險方率勇禦賊時聚列曠野大雪深數尺間日得一粥與卒伍更番遞啖意氣彌厲其出海則飄風烈日浮小舟驚濤巨浪中黠㨗遊涇侵入肌骨若是者數矣卒以海風致疾

死死後總督布政使議爲請　卹於朝會皆罷去不果年六十二夫人蘇氏先卒繼室李夫人子松年蘇夫人出江蘇常鎮通海道初公以松年爲兄後及李夫人所生子天松年遂兼祧兩宗公卒後請於　朝以松年官贈公通奉大夫某年月日歸祔葬公及蘇夫人於某鄉某原先塋之次具狀來請銘公自滄州尉有廉直聲及爲牧令所治皆繁劇濱海之地治蹟多可傳略不著著其大者銘曰

時匪逢心則雄任匪隆名則豐不阿不撓慷其風不變

其初於其終是宜有後昌其宗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貤光祿寺卿銜戶科掌印給事中

陸公墓誌銘

同治元年七月四日戶科給事中陸公卒於河南歸德軍中　特詔褒公在諫垣稱職優卹　賜祭葬貤光祿寺卿銜廕一子入監讀書蓋異數也先是公在諫垣有傳言內務府召民間優伶演劇者公密疏諫言其不可者五且劾近習之人藉端獻媚左右大臣陽爲不知略無匡救語甚切至及庚申圓明園之變內府文籍散軼

五不可之疏始漸流播由是天下咸仰　先皇帝聖量之宏而公之忠直亦大著公又嘗言福建邵武府城陷守將逃避當誅又言浙江捐款名目多旗民日困當裁又言夷情叵測當以剿爲撫又言議撫諸臣不得爲無罪隨帶之司員不得爲有功當罷其議敘又疏京師設立夷館又再疏諫　巡幸木蘭他如請復京倉舊制請懲餘姚奸民請禁候銓官假稱親老告近以及議團防獎忠節劾貪吏諸疏凡數十上予約舉其大者自咸豐初元屢　詔求直言有言不逆耳不爲諫之諭其時內

而卿貳臺諫以至百僚庶司外而封疆大吏以至司道言事者蠭起國家有大事或專疏或公疏紛然上陳先皇帝受之若巨海之納細流峻嶽之加撮壤是以默運　睿謀廣諮方略宏濟艱難迄於我　皇而大功耆定後之人覩公之言與公之所遭際足以知當時言路之宏開中興之所由致而公之言亦可謂不朽矣公生十年而孤稟承母教夙慧能文年十三補縣學生員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二十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咸豐二年　上親試翰詹諸臣公居高

等蒙文綺之賜有遇缺題奏之命六年授山東道御史歷官掌貴州道江南道御史工科戶科掌印禮科給事中巡視中城西城充己未科會試同考官臺垣資深截取繁缺道召對稱 旨同治元年正月公方丁母憂特詔起家赴河南軍營勉以移孝作忠將大用而公遽卒故 上深軫䘏焉春秋四十有二遺集若干卷藏於家公諱秉樞浙江桐鄉人先世在宋為象山先生傳五世諱震祖者始遷湖州之神墩湖州嘉興鄰郡也故占籍桐鄉曾祖世封妣趙本生曾祖世埰河南密縣知縣

妣施祖元鑪山西介休知縣妣徐生祖妣陳考濟瑞四川大足知縣妣顧皆以公貴　封贈如例妻汪　封淑人子榮祖恩監生辛酉順天鄉試挑取謄錄直隸州用河南候補知縣榮曦山西候補巡檢孫均肄均驥均騏女二一適舉人戶部主事秀水錢榮增一適舉人戶部郎中祥符鄭恩贊公之卒也東南阻兵權殯京師同治十四年某月某日汪夫人卒榮祖奉柩歸葬於浙之某縣某鄉某山來請銘銘曰

不渝司直邦之彥柱後惠文公獨健於戲　君明臣忠

兮百世爲憲

西漚先生墓誌銘

西漚先生姓李諱惺伯子其字四川墊江人也先生自春坊告歸主講眉瀘劍潼諸州郡及錦江書院者三十餘年蜀中學者無論及門不及門相諳稱西漚卒無子門人爲之立後治喪具事狀請諸官使達於　朝祠之鄉賢及葬率嗣茲蟻來請銘嗚呼師道不立久矣蜀多君子其風義有近古者而先生之德與所以爲教於是亦可見按狀稱先生弃父喪哀毀盡禮其歸養也祖母

衰年九十餘母傅年六十餘先生亦將五十矣猶時率諸弟舁輭輿冀得祖母歡而其母從旁相與笑樂用是大慰推之兄弟冠婚課誦爲之謀者靡不至也推之朋友則爲故人羅文光養親爲孝子亟志修立後捐潼州館穀歸知府張志忠之喪於漢中而同里蕭秀棠奉田二百畝以養未嘗受也樂道人善在瀘州嘗表馬氏一門三節蓋篤於人倫見義必爲非道不取若其性然其爲教也先德行後文藝躬爲之率加以誘掖獎勸之詞嘗慨謂自聖人而下世無無病之人亦無不可治之病

又謂人於天地間不有益於養則有益於教即不然者是蠹也於是都古人垂訓之語爲藥言懶其缺也又爲冰言又爲藥言賸稿又爲冰言補又爲拙修餘老學究語最後爲蠹餘四種其他雜著尚十餘種所爲詩古文詞門人次之凡若干卷彭年自總角誦世所傳七家詩識先生名時先生已退居教授中外交薦堅卧不出咸豐中　詔直省遣使團練用御史趙樹吉薦　加五品卿銜爲四川團練大臣先生具疏辭厥後他省治團練者多不當　上意人咸稱先生先見彭年來成都數過

先生盡讀所著書乃知先生入道之深與人之誠斯世
斯民固無日不惄然於其胸肫然於其口而非徒守孤
介耽空寂者比也嘉慶戊辰舉於鄉丁丑成進士改庶
吉士授檢討屢遷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
道光十二年丁父喪歸服除遂乞終養同治三年二月
二十三日卒於成都年七十有八是年某月某日葬於
仁壽某鄉某山祖振宵井研縣教諭　貤贈文林郎祖
母袁　贈孺人父如連縣學增生　封奉政大夫母傅
封宜人弟三人恂愃惰妻董繼娶何先卒又娶馬以

情子玆蛃爲後早死更繼侄子即玆蟣也先生卒後玆蛃所聘閩中孫氏女來居喪守貞鄉里稱之先是彭年爲文祭先生有曰淡定生明遠慮則智無私利心有悲憫志先生之徒以爲足以知先生故乞銘銘曰

靜而方與類行也躬則約其心長也古之先生歿而祭於鄉也

清故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馮君墓誌銘 代

東南經寇亂逾十年而後定故家文籍蕩然猶賴碩望耆儒若伏生申公者抱遺經書道德後學奉爲依歸而

官其士者有大政或遇事變得所諮度焉中允馮君桂芬殆其人矣君生有異稟幼擅文譽工制舉業及駢體中年以後乃肆力於古文探源左國下及唐宋說經宗漢儒亦不廢宋精研小學嘗手摹楚金說文韻譜敘而刊之喜疇人家言師事李申耆李尚之兩先生嘗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試行於川沙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頒五尺步弓田多欠額考會典皇朝文獻通考及戶工事例定用舊行六尺步弓量舊田新頒五尺步弓量新漲沙田君於學無所不窺而期於實用

天下大計無日不往來於胸中其於河漕兵刑鹽鐵諸政國家條例源流洞達而持之介然少時爲某邑令記室兼治錢穀令以欠糧欲褫生員君力爭不得拂衣去客遊陶文毅裕忠靖諸公幕中自未仕時名重大江南北粵寇之陷蘇城避居滬上是時予方從曾文正公治兵皖疆令河南巡撫錢君鼎銘持書乞援陳滬城危急狀及用兵先後機宜累數千言其書君所創稾文正得之感動乃定計以予率師乘輪舟東下卒解滬上之圍克蘇州文正嘗言東南大局不出君一書也予既至滬

奏牌君自隨君創立會防局調和中外又設廣方言館求博通西學之才儲以濟變嘗為予言外冢破於僞科究心漕務者三十餘年周知民間苦累因力陳其弊予於是有奏減漕糧之疏凡蘇松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前年予奉 部議治河事有欲挽河使南流復淮徐故道者君書來痛陳南流之弊予於是有故道難復之疏予以非才謬膺重任敬耆老而咨故實庶幾免愆戾焉而君遽隕喪予滋戚已君字林一又字與亭先世諱惠始者自常熟遷蘇州郡城占籍吳縣會祖義謨妣

王祖禮瑞妣錢考智楙妣謝君未弱冠補縣學生員道
光十二年舉人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嘗充順
天鄉試同考官廣西鄉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丁母憂
服闋　文宗御極用大臣薦召見旋丁父憂服甫闋而
金陵陷奉　詔勸捐團練以克復松江南匯川沙青浦
嘉定上海諸城功晉五品銜擢中允爲蜚語所中得白
赴京期年復告歸　今上初元予密疏薦得　旨宣召
君病不克赴以蘇松太治團善後功奏加四品卿銜追
中原肅清東南大定追念前勞奏加三品卿銜格於部

議予續奏稱君江鄉耆宿講學著書卓識閎議有裨軍國　特詔賜三品銜君遂循例加級三代皆　贈一品秩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六妻黃早卒　贈一品夫人子芳緝員外郎銜刑部主事芳植五品銜內閣中書孫世徵縣學生員世灝世銘世選世霖曾孫澤榮女二孫女八君性恬澹登第後服官不及十年即引疾歸徜徉山水蕭然自得儉約廉靜旁無姬侍而遇事奮發勇於有為凡棲流諸善堂及濬河建學賑撫積穀諸善舉條議悉出君手先後主講金陵惜

陰上海敬業蘇州正誼諸書院爲後進講論學術評騭
文藝書宗李更兼工篆隸四方求書者踵至研朱揮翰
昕夕忘倦所著縣志堂詩文集說文解字段注考正弧
矢算術細草圖說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恆星圖測
定咸豐紀元中星表丈田繪圖章程使粵行紀抗議家
講兩淮鹽法志蘇州府志各若干卷每一書成遠近學
者爭快睹焉嗚呼使君出而佐　天子治庶政其見於
世者豈止如是而已哉芳緝將以十三年十一月□□
日奉君喪與黃夫人合葬於吳縣二十一都八圖陽甲

字圩北祝塢銘曰

江南文獻　先帝儒臣衆望是資均賦治河運籌決勝條變畫奇舒古琳令齡謀晦斷一身兼之不榮於祿而富於書浩博無涯我銘藏幽君書在世其傳奚疑

陶樓文鈔卷第六終